

记忆中的鹰城地标——铜人

◎刘晓洋(河南平顶山)

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鹰城人，有许多建筑深藏于我的记忆深处，成为我家乡记忆中的闪光点。今天，它们中的一部分随着时代的变化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，但那座铜人依然矗立着，见证着平顶山市的过去与现在。

铜人真正的名字是“创业”，由我国著名雕塑艺术家王熙民教授设计而成。它坐落于新华路与建设路的交会处，高33米，雕塑以花岗岩为底座，下方有四只鹰镶嵌四面。平顶山一带在古时称“应

国”，“应”“鹰”谐音，古代通假，这也是平顶山市被称为鹰城的由来。上面的四个铜人两男两女，分别代表着煤炭工人、钢铁工人、纺织工人、科技工作者，这一地标建筑落成于1990年，熟悉平顶山这座工业城市快速发展的人一定知道，那是平顶山这座工业城市快速发展的时期，也是最辉煌的时期。

我家距铜人很近，年少时总会和父母在饭后去铜人附近散步，记忆中的铜人高大而宏伟，在朦胧的夜色和闪烁的霓虹下，金碧辉煌，闪着耀眼的光芒。少年的想象总是天马行空，年幼的我总想离开父母的怀抱，离开家乡，去外面闯一闯，总觉得上面的四个人像好像四个准备展翅高飞的天使，能够在某天带我一起飞往从未到过的远方，去看看那些从未经历过的风景。



在鹰城，从孩童到少年，从少年到青年。岁月一晃而过，当年的孩童已长成了大人，也离开了家乡去往远方。对这座城市的许多记忆已经随着时间流逝悄然模糊，但每次回乡，看到铜人，仍会想起在鹰城发生过的点点滴滴。

夜晚再次降临，铜人依旧矗立，只是多了几分岁月的温柔与沉稳。我站在这个曾经无数次幻想起航的地方，望着远处高楼林立，灯火阑珊，心中的情感复杂而深刻。那些年少时的梦想与憧憬，如今已化作脚下坚实的步伐，每一步都踏出了自己的世界。记忆中的天使像，在夜色中似乎也多了几分神秘与庄重，它们不再仅仅是带我飞翔的幻想，更像是这座城市的守护者，见证着每一个追梦人的成长与蜕变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空气中弥漫着熟悉而又陌生的味道，那是家乡独有的气息，它提醒着我，无论走多远，根始终在这里。

夜渐深，我转身离去，霓虹闪烁，铜人依旧，它承载着游子对故乡的眷恋，也串联起这座城市的万家灯火。

远去的岁月

◎王留强(河南平顶山)

岳父珍藏着两件东西，一件是他参加上甘岭战役荣立三等功的证书，还有一件是民政部颁发的《革命烈士证明书》。它们在岳父的抽屉里，静静地叠放在一起，仿佛叙说着那远去的岁月。

岳父17岁赴朝参战保家卫国，当时是连队的卫生员，在上甘岭战役中被隆隆的炮声震得几乎双耳失聪。而证明书上的赵姓烈士，我以前恍惚听说过，但一直没弄明白与岳父的关系。

我仔细翻看着这张证明书，想弄清楚究竟。岳父说，我给小米讲过，让他说给你听吧。小米是我上初中的儿子，岳父来我家住时，小米总缠着姥爷给他讲故事。我把小米叫过来，让他看这张烈士证明书。小米看了一眼认真地说，这个我知道，姥爷给我讲过。我说，那你给我讲讲是怎么回事。小米转头看了看姥爷，表情顿时严肃起来。

1952年10月，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上，在坑道救护区，小卫生员看到一个被炸断了右臂的小兵被担架抬进来，这小兵跟小卫生员年龄差不多。小兵躺在担架上，头上不住地冒虚汗，脸被熏得黑乎乎的，他紧咬着牙关，一声不吭。小卫生员给他清理伤口时，才发现这是与自己一同坐火车来朝鲜的河南老乡。

小卫生员说：“老乡你一定要忍住，马上就给你做。”

小兵也认出了小卫生员，他微

笑着：“我忍得住，赶紧给我处理，我还要上战场呢！”

小卫生员心痛之极：“你的胳膊都快要掉了，还怎么上战场打枪？”

小兵急促地呼吸了两下：“我不能打枪……还可以替战友们挡子弹啊！”小兵的呼吸越来越微弱。

小卫生员鼻子酸酸的，他知道，这小兵怕是快不行了：“老乡，我们马上处理，你……”

小兵紧紧地皱了一次眉，上身抖动了一下。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努力张了张嘴，声音断断续续：“老乡……我家里有个娘，还，还有个妹妹，我想她们……我如果回不去，你，你要替我照顾她们……”

小卫生员紧紧握住小兵的手，哽咽着不住地点头。

三年后，小卫生员回国，任解放军某部排长。他打听到小兵老乡的家，见到了小兵的母亲和妹妹。后来，小卫生员与小他七岁的小妹妹成婚，带着小兵的母亲一起生活。之后随部队从河南辗转转到甘肃再到新疆，直至转业到地方工作，他待那位母亲如亲娘般，直到老人家去世。

小米说：“这就是姥爷给我讲的故事。”

我看了看岳父，他半闭着眼，似乎沉浸在一场远去的梦里。这么多年了我才明白，原来，那位被妻子一直唤作奶奶的老人，是她的外婆，一位战斗英雄的母亲。

藏在虎头鞋里的爱

◎王帅许(河南郟县)

眼下正是“晒伏”的好时节，母亲又将那一柜子衣物拿出来在太阳下暴晒。农家“晒伏”的习俗，既是为了驱除潮气，防止霉变，也寄托着人们美好的情思与对幸福生活的期待。

日光之下，万物生辉。衣物在日光中摇曳生姿，每一件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。在这一堆堆衣物中，我瞥见了一双褪色的虎头鞋，它毛茸茸的外表下隐藏着岁月的痕迹。



我依稀记得，那年上游开闸泄水，洪水如猛兽般汹涌而下，我们全家连夜转移时，母亲随身携带的几件物品里，就有不起眼的它。和母亲很要好的江婶曾经多次试着向母亲讨要这双虎头鞋，都被母亲婉言谢绝。我那时觉得母亲小气，无法理解她的坚持。

我劝母亲，如今衣食条件大为改善，谁家还需要这老式的虎头鞋？更何况，它已经这么旧了。

没想到一向温柔的母亲却发了火，说：“他们看不看得上我管不着，你有了孩子，必须给小孩儿穿上！”

我越发不理解，于是母亲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

我的姑姑是十里八村有名的针线女工，曾在镇上开了家小小的裁缝店，靠给人做些修补的小活儿维持生活。父亲和母亲结婚时，那些新被和枕头，多数是手脚麻利的姑姑做的；姐姐上学时流行的格子布包，也是姑姑在忙碌之余赶在开学前做成的；姐姐刚订婚，姑姑就又做好了被子和枕头，一并纳了两双虎头鞋，给姐姐家的小孩儿预备着。妈妈说，姐姐结婚后，姑姑还做了一双虎头鞋，也只做了一双，是为我预备着的。

我的眼睛忽然湿润。我和姐姐相差十岁，姐姐在二十四岁时结婚，姑姑本不至于为我这遥不可及的家庭做那么提前的打算。可是，姑姑在姐姐结婚的第二年去世了。晒在烈日下的那双虎头鞋，是姑姑生前做的最后一双鞋，也是唯一一双为我的孩子预备的虎头鞋。

太阳落山了，我专门找出一个箱子，将那双虎头鞋仔细收好，放到房间的柜子里。

如水的月光洒在窗前，我回忆着妈妈讲的故事。“姑姑亲，辈辈亲，打断骨头连着筋”。我想起了姑姑那双勤劳而灵巧的手，想到了母亲对于这份姑姑之爱的坚持与执着，心中充满了感激与思念。姑姑虽已离世，她的爱却通过这双虎头鞋传递给了我。我知道，这份爱，将永远伴随着我，成为我人生一笔宝贵的财富。

我家当兵的人

◎王明真(河南平顶山)

在我模糊的记忆里，村里小孩子都会唱《人民军队爱人民》《我们是人民子弟兵》，也见过一队队整齐的士兵从村里经过。后来，村里男女老少都唱着《我是一个兵》，当时，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——长大一定要入伍当兵。

喜鹊叫喳喳，喜讯到我家。1956年，我哥20岁，高中毕业后直接被挑选入伍，实现了他当兵的愿望。不久，又被选入位于长春的第一军医大学学习。他是我家兄妹中第一个人民子弟兵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军医大学生，我们家也是全村第一个光荣之家。

我家兄妹四人，我排行老二，献身国防是我们共同的志愿。哥哥转业以后，我们姐弟三人先后大学和高中毕业，陆续参军入伍到北京、武汉等地。我家的军属光荣牌显得格外耀眼，照得院子熠熠生辉，人人羡慕。我们也更加认识到自己肩上的重任。

革命事业代代相传。我们兄妹四人离开军营后，哥哥的两个儿子、我的女儿、我妹的女儿又相继穿上了绿军装，在军营接力冲锋，头顶着边关的明月，身披着雨雪风霜，守卫祖国的安宁。他们中有两

人立了三等功，退役后，四人带着满满的荣誉返回故乡。

我丈夫也是一名军人，大学毕业后进入部队，后来也成了一名军医，持续发挥光和热，受到当时军区后勤部多次嘉奖。1989年，我的老伴儿在天命之年带领河南省医疗队，克服高原缺氧的困难，到西藏开展援助工作。1992年，又带领中国医疗队援助非洲，为国贡献，一去就是两年，受到了当时卫生部的嘉奖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我们家这9个兵全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让人高兴的是，去年，我们的侄孙又被选入军事院校学习，值得庆贺。

军营练就真本领，神州大地任驰骋。半个多世纪以来，我们的大家庭为国家输送过10位铁骨铮铮的军人。退役后，又分别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奋斗，默默耕耘，为祖国建设贡献着力量。

如今，我们几个年龄最大的已经89岁，身体健康，精神愉悦。三代人出了10名军人，我的家庭是名副其实的荣耀之家。每天进出时，我都要看看大门上“光荣之家”的牌子。这是党和国家给我们的最高荣誉和奖励，值得永远珍惜。